

第二十七回 季坤仗義釋馮旭 有憐智謀賺崔氏

話言季坤將解差一刀殺死，轉身來奔馮旭，大喝一聲：“看刀！”馮旭此際無奈，先已跌倒在地，瞑目受死。季坤正欲提刀砍下，回心一想道：且住！我想花文芳這驢禽的，是天下最沒良心的人。那魏臨川費了多少心機，害這馮旭，他主僕商量計策做下圈套，用假銀子害他性命；前番叫我殺了春英，今日又叫我來殺了解差。祇剩馮旭一人，我如今上前斷送他的性命，有何難哉。就把馮旭殺了，回去花文芳見殺人容易，又要害咱。想馮旭又不是咱的仇人對頭，何苦定要害他的性命？正是：

當場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

季坤想罷叫道：“馮相公，你且起來，咱有話對你說。”馮旭昏在地下，慢慢醒來，耳內聽得叫他，馮旭口中叫道：“大王爺饒命，小人是個犯人，並無財帛。”季坤道：“咱不要你的銀錢，咱也不是大王，你且起來。”馮旭聽得不是強盜，心中稍安，慢慢爬起來。季坤將手扯住他道：“馮相公，你可認得咱麼？”馮旭睜眼一看，卻認不得大王爺是何人？又睜眼看了一會兒，到底認不得。季坤道：“咱不是別人，實對你說罷，咱是花府中的馬夫，叫做季坤。奉主人之命，前來殺你，方纔一刀將解差殺了。”馮旭聽了，祇嚇得戰戰兢兢，雙膝跪下哀告道：饒命，季坤道：“我若要殺你便不告訴你了，咱家見你負屈含冤，故此有意放你逃生，你如今快快去罷。”馮旭聽見，伏身跪下道：“恩人請上，受我馮旭一拜。”季坤扶起說：“不消如此，天色已明，快快逃去罷。”馮旭正待轉身，又叫道：“恩人如今放了我，你怎好回覆主人？”季坤想：世上那有這等厚道君子，咱要放了他，他還愁著咱怎見主人？季坤道：“馮相公此非說話之所，天已明了，殺了解差，現在道旁倘有人看見不當穩便，待咱家把這屍首拖到林內，還有細話說與你聽。”

即便走去，將屍首拖至林內，還搜出文書，走出林子，用手拾起水火棒來，叫道：“馮相公快走。”馮旭道：“恩人，我兩腿棒瘡疼痛，不能行走。”季坤無奈祇得抱了馮旭飛走。

走了一會兒，見一個小小樹林方纔放下。季坤叫道：“馮相公，此處僻靜，咱把花家的話告訴與你。那花文芳害你，是要奪你的妻子。故將愛妾春英叫我殺死，誣害於你，誰知你不肯招，他就到都堂那裏告訴，將你拿去苦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硬把月英斷與花文芳為妻。虧的三學生員，與那眾百姓罷市，大鬧轅門，孫知縣定你軍罪，又叫花能將你……”就住口不說了。馮旭道：“恩人為甚不說了？”季坤道：“咱若說出來，恐你著驚。”馮旭道：“便說何妨？”季坤道：“他差花能將你家團團圍住，用乾柴放火，燒得乾乾淨淨。”馮旭忙問老母及眾人可曾逃出？季坤搖頭道：“全家盡行燒死，一個都沒有逃出。”馮旭叫道：“有這等事情。”即時昏絕於地。季坤連忙扶住，半晌方纔叫道：“我的苦命親娘，死的好不傷心！養我不孝之子，致令母親這般慘死，我做了天地間大不孝之人，也有何面目生於人世？被人唾罵無所逃罪！”說畢往樹上撞去。季坤忙抱住道：“馮相公大仇未報，你就死在九泉之下，難見你令堂之面。”馮旭便放聲大哭，起來叫道：“花賊花賊！我與你何仇，這般毒手害我？”哭個不了，季坤勸道：“哭也無益。你方纔所云，咱怎見主人？他乃黑心之人，咱家如今也不回去了。咱家原是山西曲陽縣人，就打從此處回家罷了。”叫聲：“馮相公，咱料你也沒有盤費，花文芳與我五十兩銀子，差咱來殺你，咱今將此銀子奉送相公使用。”即取出遞與馮旭道：“咱去也！”馮旭見季坤這般仁義，忙忙跪下道：“恩公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造爺娘，我馮旭不得上進便罷；若有皇天睜眼，倘得寸進，必然報答深恩。”將頭磕了幾個，抬起頭來，祇見季坤去了有半里之遙。

馮旭收了銀子，哭哭啼啼，如醉如癡不表。再言蕭昇屍首在林子內，過了數日有些臭氣出來，路上行人看見林內一個死屍，地保即忙報了桃源縣，少不得相驗，無有屍親，不知是何方人、為甚麼殺死的。知縣吩咐掩埋去罷。

話分兩頭，再表魏臨川在船催船家快走，直奔金陵，非止一日，那日早到，尋了寓所住下。次日來至緞行，將手一拱道：“店官請了。”那人連忙走出櫃來見禮道：“客人請坐。”即叫小使獻茶問道：“客官尊姓？貴府何處？”魏臨川道：“在下姓魏，是浙江省人氏，請問店官尊姓？”店主道：“賤姓高。請問魏先生到此有何貴幹？”魏臨川道：“特到貴處辦置些綢緞。久聞寶店主人公平，貨真價實，故爾拜望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不敢，請先看緞子。”隨即邀魏臨川到後廳，將各色緞子搬出來看，定了價錢，講了平色，共核銀二千四百五十兩有零。魏臨川為何這等性急要趕回去？因花文芳過禮日子甚近，有好些銀子經手，故此心急，對店主人說道：“銀子現成在寓，著人同去發來，尚可代我備兩個箱子，回來點數下箱。明日一早就要動身開船。”店主人應允，隨叫幾個小使，跟魏臨川去將銀子發來，吩咐備席款待。魏臨川起身，店主人送出門，一拱而別。來至寓所開了房門，拿出五百兩，另外放在箱內叫了來人，抬去二千五百兩銀子回去。

不知店主人可認出真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